

這個燭臺、這張桌子，幾年前從曼谷跟我們搬回台南，現在又跟著我們安頓在三峽。因為有了這張桌子，工作室看起來就像我一向以來的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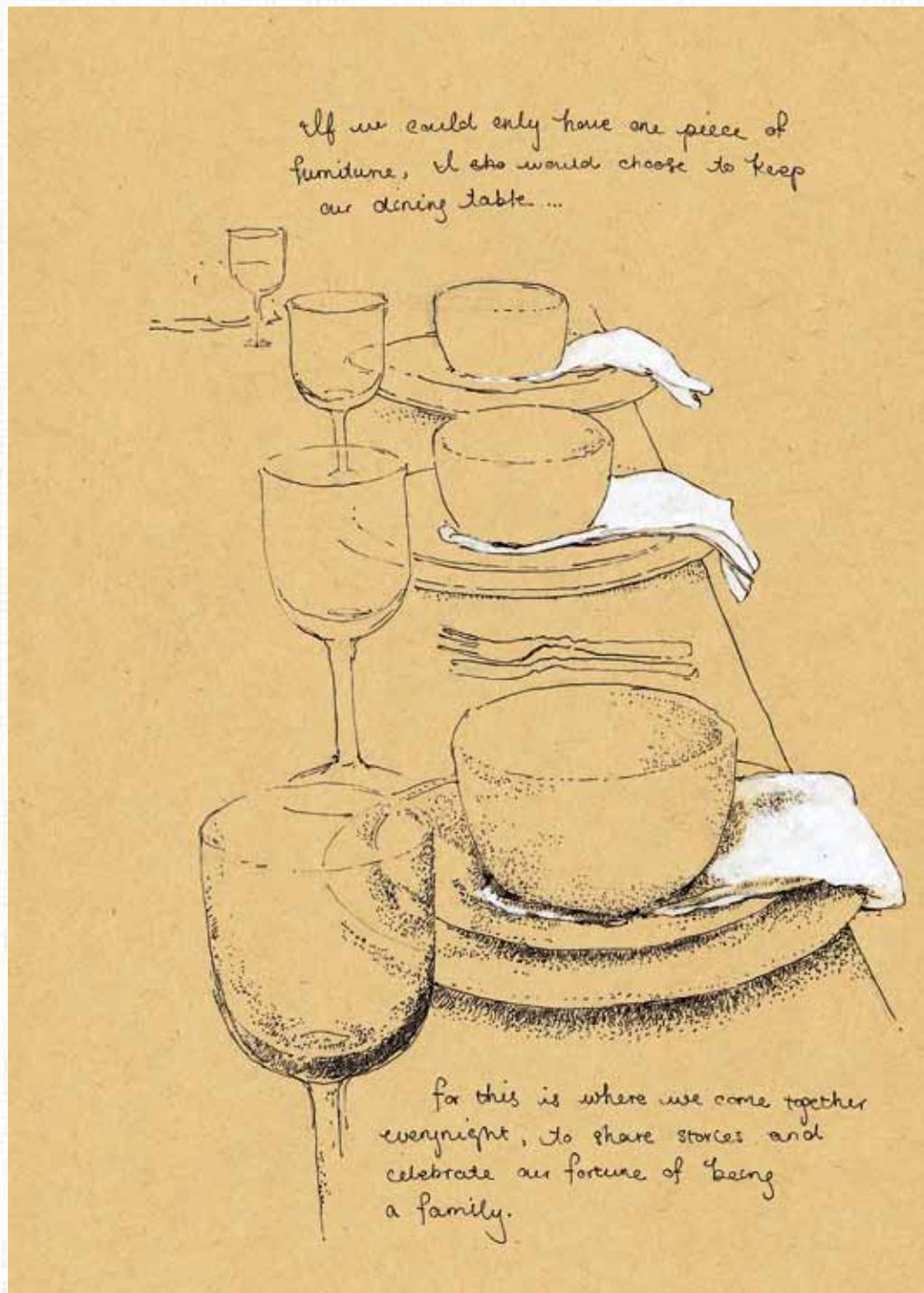
回台灣後，因為老是請託同一家公司幫忙搬家，有一次，老闆終於因為隱忍許久而把我招了過去。

他用一種「我雖無意探人隱私，但的確很想知道原因」的神情問我說：「妳到底上輩子是燒什麼香？是去哪裡把妳先生拐來的？」

不等我的答案，他就接著用一種立刻要崩潰的聲音對我說：「他人怎麼那麼好，怎能讓你整天這樣翻天覆地（此句我直接翻譯，台語音為掐拔便）？」

因為他的神情實在太逗趣了，所以，我笑著跟他強白說：「我有那麼差嗎？為什麼你不去問問我先生他上輩子燒的是哪個牌子的香？說不定他會介紹給你。」

他搖著頭，又一次語重心長地對我說：「妳知



道這張桌子有多大嗎？好啦！就這樣，拜託你不要再搬了。」

誰知道，我再怎麼想聽他的，這張桌子還是要再度從店裡搬到我的工作室去。桌子既在三峽，我當然沒有誇張到把台南的師傅遠地請來，但受委託的康福搬家公司工作人員，卻在出現時說了一句很幽默的話：「當我看到公司把我們四個放在同一組的名單時，我就知道這事非同小可！」

我那非同小可的大桌子，就這樣再一次地翩然座落在挑空的書房中，如今成為我們寫作課相聚的角落。

如果輕聲講話，這張桌子即使圍坐許多人，仍能非常寧靜愉快。我記得三年前《廚房之歌》剛出版，我在台南家辦了兩次新書實作。那兩個晚上，我與十位媽媽在燭光下品嚐食物、分享教養心情，這張桌子與牆後的鏡畫，就曾安安穩穩地聆聽我們的心聲。

Pony 出門上大學前，也曾在這張桌上開過好幾堂畫畫課。她上課那兩、三個鐘頭之間，時而專心作畫的寧靜與

時而熱切討論的音聲，直到現在，都好像還留在桌面與鏡子的回映中。

我突然明白了，器物是在使用之間為我們存留回憶的地方。我們不斷與家人、生活或諸多情感離別又重逢，只有倚賴使用過的器物幫我們點數其中的情意。一張桌子、一只燭臺，如果溫柔真誠以待，即使它的顏色、光澤老去，在我們充滿記憶的眼中，仍然很美、很美。